

行刊社應供料資史歷



編文齊 著等坦斯潑艾 登魯

的中眼者詔國安

安延

區方放角年



外國記者眼中的

延安

# 的中眼者記國外 區放解及安延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一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版二月二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等坦斯愛·登魯 作 著  
文 齊 人 人 選 編 發  
社應供料資史歷 所 行 售 經  
屋 書 家 作 處 售 經  
號○一六路中正中海上

元十五百六價定

## 編者贊言

八年來的抗日戰爭，中共和他所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在敵後抗擊了百分之五十五的敵軍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偽軍，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擁有一百萬以上的正規軍和二百二十萬以上的民兵，解放區的人口已增到一萬萬以上。在自由的土地上，建立了以人民為主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進步設施。在八年抗戰的艱苦路程中表現了英勇的戰鬪業績，同時也給自由幸福繁榮富強的新中國奠定了堅固的基石。

但延安和解放區在抗戰中是一直在被封鎖的狀態中成長起來的，既得不到外界的援助，而人民創造的驚天動地的偉績，也沒法向外界報導。

延安和解放區于是在人們心目中成了一個謎。千千萬萬人嚮往着延安和解放

區，千千萬萬人想知道延安和解放區的真實情況。

累次請求要到延安去的中外記者們，在一九四四年五月總算得到當局的允許，這就出現了中外記者西北訪問團，他們從重慶出發，過西安，去延安；他們先後在延安住了兩三個月至五六個月不等，一部份外國記者並且還到了晉綏解放區。

從此，延安和解放區於是開了一個窗戶，它的呼吸和外界交流起來，雖然也還是很有限的，而且，不久，又被關了起來。——有些人想再到延安去，又不大容易了。

然而，一些中外記者們是到過延安和解放區的，於是延安和解放區的實況也開始被介紹出來。

這兒所收集的便是外國記者的報導，有些是學者和專家的印象，也有些是被解放區營救的盟國航空員的感想；把各個人的見地和現實集合起來，不過是給關心延安和解放區人們的一個輪廓的印象。此外，並無什麼宏圖大志，如是而已。

齊文  
一九四五、十、七。

## 圖 次

編者贊言

齊文

第一篇 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深得人民擁護愛戴

魯登

第二篇 我所看到的陝甘寧邊區

愛潑斯坦

第三篇 延安印象記

白修德

第四篇 我從陝北歸來

武道

第五篇 遠東民主的種子

斯坦因

第六篇 一九四五年的延安

派西福拉斯

第七篇 論延安第二屆參議會

民族雜誌

第八篇 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是強大的

紐約時報

- 第九篇 從北平到延安…… 武樂文
- 第十篇 延安羣像…… 紐約時報
- 第十一篇 中國的游擊根據地…… 紐約時報
- 第十二篇 中國解放區軍民合作目擊記…… 泰晤士報
- 第十三篇 晉察冀印象記…… 林邁可
- 第十四篇 我怎樣來到晉察冀邊區…… 班維廉
- 第十五篇 山東印象記…… 羅生特
- 第十六篇 敵後見聞…… 泰晤士報
- 第十七篇 我從中國解放區回來…… 威斯曼
- 第十八篇 中國共產黨訓練了大量民兵…… 紐約時報
- 第十九篇 中國的地下城市…… 福爾曼
- 第二十篇 國際和平醫院…… 繆勒
- 第二十一篇 把真理告訴全世界…… 愛潑斯坦

第二十二篇 「我感覺很榮幸同你們成爲盟友」 ..... 福爾曼

## 附錄一

第二十三篇 福爾曼的邊區報告 ..... 史末特來

## 附錄二

第二十四篇 盟邦記者來晉綏邊區參觀 ..... 抗戰日報

第二十五篇 盟邦友人在汾陽前線 ..... 郁文

第二十六篇 歡迎盟邦空軍戰友 ..... 抗戰日報

第二十七篇 盟邦戰友參觀展覽會 ..... 抗戰日報

# 第一篇 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

深得人民擁護愛戴

魯登

——在華府記者招待會上報告中共真象——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電)

美國外交官現任魏德邁將軍總部政治顧問魯登 (Raymond P. Ludden) 本日在此間記者招待會上，報告中國共產黨區域最近情況，魯登新從中共區域作一千五百哩的參觀旅行後返回美國。魯登說：雖然共產黨部隊缺乏武器，他們仍在有效地進行對日游擊戰爭，並曾引導許多被迫降落的美國飛行員(包括超級空中堡壘的機員)從東三省敵後逃到安全區域。

魯登從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後來被派國務院與另一位代表隨同美國

陸軍觀察組到共產黨區域實地視察後作報告。魯登在去年（一九四四）七月間離開重慶到延安，在延安耽擱到十月間，一行人員纔渡過黃河穿越同蒲路進入晉察冀邊區。魯登指出：他們一行渡過黃河以後，就進入了在名義上是日軍佔領區的地域，而日軍每年例有一度的『掃蕩』戰則正在進行着。

然而，魯登說：當日軍部隊正在向西推進時，他們那個美國團體却正在一隊共產黨部隊（數目為五百至七百人不一）導引之下向東方進發。這些共產黨部隊的制服同國民黨軍隊大體相同，不過他們在西面戰區的制服採用藍色，東面的採用黃色而已。

魯登談到運輸工具的缺乏，他說：觀察組組員大部要靠步行或騎驃子，道路的崎嶇使他們常常趕不上給他們指路的當地老百姓。他說：鐵路運輸固不待言，共產黨也沒有飛機；在延安只有幾輛一九三九年式的舊卡車。

記者問到共產黨部隊的實力時，魯登說：他們據說有六十萬人（編者按：除自衛軍數千萬，民兵二百卅萬外，正規軍現已增至百萬以上），就他觀察所得印象，

這數目是正確的。但魯登指出他們一行的任務，一部分是搜集對敵作戰的軍事牒報，因為美國從一九三八年以來便沒有官方的觀察員到過那個區域。他說：舉凡有關作戰命令、機場等軍事情報與氣象情報，都在他們搜求之列。魯登說：共產黨方面歡迎觀察組此次訪問，因為他們同外界被隔絕開來已有好久了，很希望外界的人士能夠去看看這個地區的真面目。魯登說：美國觀察組現在還駐在延安。

魯登談他們此行會深入日本佔領區達四百英里的地帶，而且在這些地區一切主要交通線及其中間密佈的碉堡，都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着。他說：這些碉堡從一九三七年就陸續建造起來，而共產黨就在這些碉堡叢的中間活躍。

魯登談起日軍的『掃蕩』戰在過去每年春秋兩季都要來上一回，現在呢，却多半在每年秋收之後照例來一次。魯登談：據共產黨人自己說，自從美國在太平洋的勝利攻勢尤其是登陸菲島以來，日本的『掃蕩』戰便逐漸減少了。

當記者問到魯登，這個區域中的日軍是否打十八集團軍（以前稱做八路軍，現在老百姓還普遍叫這個名稱）時，魯登回答說：日本這些碉堡是專門造來打共產黨

的八路軍的，因為在這區域沒有旁的軍隊。記者問他是否在這區域裏看到國共軍隊的衝突？他說：這種事過去雖曾聽到；但近來他却完全不曉得有這類事。記者問到他，是否以為他在這次共產黨區域所獲得的情報，國民黨也能同樣得到？魯登回答是，他不以為然。一個記者問他，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的意味上究竟『共產』到什麼程度？魯登說：考察這問題並不是他們一行的任務。但他說：共產黨在他們所活動的那個區域內，是確實得到人民大眾的擁護的，而且這個結論是凡到過那個區域出來的人士都衆口一致的。他指出共產黨在中國有幾個行政機構分開來的根據地，但八路軍在所有這些區域轉戰，到處都受到當地人民極高的敬愛。

記者問到共產黨區域的新聞檢查狀況， he 說：新聞記者在延安發出他們的消息，然後由中央當局檢查之後纔拍出中國以外。他指出：邊區各種民政機構和一般中國民政機構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他們認為他們是進行着自由的選舉， he 說他雖然沒有看到選舉，但很多旁人都向他證明那裏的人民選舉他們的參議會代表時確是由的。

記者問及晉察冀邊區參議會的情形，魯登說：這個會自從一九四三年秋天以來還不會開過會，他記得那時候一個特別為參議會建造能容二百五十到三百人開會八天到十天的會堂，曾被日本人炸燬。他說共產黨以為在目前由於敵人的威脅太大，把這許多代表們聚集在一塊是不大實際的。

記者又問到共產黨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他回答道：就他所接談過的人們而論，他們都希望有一個全國團結的中國，他們都似乎誠摯相信要使中國強大，惟一辦法是永遠保持中國的團結。記者又問他共產黨是否民主？他說：這雖然是個名詞的問題，共產黨的言論是沿着民主的道路走的，他們似乎也在致力於實現民主方式。但他說：他們要想在戰時完全得到民主的實施恐怕不容易。有人問到他那些人是共產黨中的傑出領袖？魯登說：他們大多數是黨內會參加「長征」的老黨員們。

有人問到邊區的生活情況，魯登說，就一九四四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在邊區的情形而論，他以為那邊的生活狀況也許比不上重慶舒服，但却决不比他在中國內部諸地所走過的任何地方還要壞，他說除了他們一行必須通過的日軍封鎖線一

帶而外，其他各處糧食都很好。

有人又問到關於日本的掃蕩戰時，魯登說：這倒教會了共產黨區裏的農民把一切東西埋藏在地下，並學會了埋藏地雷。魯登說：地雷戰術對日軍的打擊會使得日軍不敢在那個區域內從門窗進入任何一戶人家，爲的怕埋有地雷，而不得不另外在牆上鑿進去。

記者問到共產黨實際同日本作戰的情形？魯登回答說：中共軍隊雖在裝備上還不能同日本大規模作戰，但他們困擾着日軍，對日軍積極進行游擊戰爭。他們的供應大部份是從敵軍手裏爭奪過來的。於是有人問他別的國家倘若供給這些部隊以供應品，是否相宜？魯登說：這純粹是軍事方面的問題，他並無資格論列。但他說：就他私人意見，這種供應品共產黨一定會好好地使用，因爲他們的確能夠好好地使用的。

## 第二篇 我所看到的陝甘甯邊區

愛潑斯坦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印度『政治家』日報)

編者按：愛潑斯坦是美國名記者，抗戰以來就在我國前線和後方從事採訪，他對中國問題很有研究，去年五月間，曾參加中外記者團去延安和晉西北解放區考察。

生產和作戰人民熱情極高

邊區最驚人的事情，就是他們在生產和作戰方面的廣泛動員。邊區建立這種廣泛的動員，用的方法差不多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法令減少到最低限度，以村為民主選舉的基本單位，減輕農民的田租和利息的重荷，由於農民對多做工作能多得

剩餘的信心提高，大大地鼓勵了生產，由於提高了生產的願望，合理的方法和合作社組織發展起來了，由於農民對保全並增加從未有過的幸福有了決心，便生長了一種極明顯的自覺的抗日的愛國主義。

中共並不排斥私有財產，即使是地主的財產也一樣。他們免去一切企業的稅，來鼓勵私人工業（地主和自耕農是繳付田賦的），雖然他們理論上反對地主制度，但他們並不因為那是偷漢制度而加以消滅。他們認為民族解放第一，用武力和法律來企圖毀滅任何一個階級，是只會使它投向敵人的懷抱去的。雖然他們反對資本主義，但他們認為目前中國為供應前線而生產，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任何形式，國家的，合作社的，或者私人的，都要加以保護與幫助。這種政策，在戰後他們還要繼續下去，因為他們說，只有有了豐富的生產之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實現，中國目前沒有這種條件，並且許多年以內也不會有。

邊區的耕地比中國西北任何地方要發達，人民的衣食都比別處好，有一些工業在發展中，那些地方過去是沒有工業的。五年前，封鎖切斷了棉布的輸入，當地又

沒有生產。從那時候起，農民受到棉田豁免田賦和保險收穫的鼓勵，開始耕種全區需要量百分之六十的棉花——以供給每個居民和兵士每年兩套夏衣和一套棉衣計算。棉紗主要是靠婦女合作社來紡，靠新興的織布廠來織成布。從南部輸入的蔗糖斷絕了，他們憑着實驗用糖蘿蔔來製造糖，到明年足供每一個人的需要，過了明年，還可以有多餘來輸出。他們把黃河那邊帶過來的繳獲的日本裝備，加上知識和更多的熱情，建立了鼓風爐和機械工廠。人們談論着同封鎖作鬥爭，以同樣的熱情，談論着對日作戰以及將來反攻。在所有中國人中，他們是唯一對戰爭不感到疲乏的。在延安，人們一星期中辛苦地工作六天，工業工人每天十小時，公務人員和學生每天十一小時。星期六的晚上，大家去看戲或者跳舞（秧歌舞與交際舞都很普遍）。

村選作基礎民主權力擴張

村選是直到邊區參議會爲止的整個制度的基礎，由邊區參議會選舉政府。這真